



07143

論衡題辭

范曄東漢列傳王充字仲任嘗師事班固博覽前代守
章句家貧無書嘗游雒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

憶遂博通衆流百家之言充好論說始若詭異終有理
實以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閉門潛思戶牖牆壁各置
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釋物類同異正時
俗嫌疑訂百氏之增虛詰九流之拘誣蔡邕入吳始得
之常祕玩以爲談助王朗請蔡邕搜求至隱處果得論
衡抱持數卷去邕丁寧曰惟我與爾共勿廣也按世稱
漢文章溫厚爾雅及其東也則已衰矣今觀此書詞義
蕪蔓猥瑣不逮西京遠甚未足爲音也要之談助之言
可以了此書矣客有難克書煩重者克曰文衆可以勝
寡人無一引吾百篇人無一字吾萬言噫言果貴於多
哉今盡削其鄙誕錄止十之四猶恨其多也

百家類纂

卷之三十一

一

逢遇篇

操行有常賢。仕宦無常遇。賢不賢才也。遇不遇時也。才高行劣不可保。以必尊貴。能薄操濁不可保。以必卑賤。處尊居顯未必賢。遇也。位卑在下未必愚。不遇也。道有清濁。或無道德而以技合。或無技能而以色幸。伍負帛喜。直讀作伍負帛喜。俱事夫差。帛喜尊重。伍負誅死。此異操而同主也。或操同而主異。亦有遇不遇。伊尹箕子是也。伊尹箕子才俱也。伊尹為相。箕子為奴。伊尹遇成湯。箕子遇商紂也。或以賢聖之臣。遭欲為治之君。而終有不遇。孔子孟軻是也。孔子絕

百家類纂

卷之三十三

一

糧陳蔡。孟軻困於齊梁。非時君主不用善也。才下知淺不能。用大才也。夫能御驢馱者必王良也。能臣禹稷臯陶者必堯舜也。御百里之手。而以調千里之足。必有摧衡折軛之患。有接具臣之才。而以御大臣之知。必有閉心塞意之變。故至言棄捐。聖賢距逆。非憎聖賢不甘至言也。聖賢務高。至言難行也。夫以大才去小才。小才不能受。不遇固宜。以大才之臣。遇大才之主。召有遇。不遇。虞舜許由。太公伯夷是也。虞舜許由。俱聖人也。並生唐世。俱面於堯。虞舜紹帝統。許由入山林。太公伯夷俱賢也。並出周國。皆見武王。太公受封。伯夷餓死。夫賢聖道同志合趨齊。虞舜太公行耦。許由伯夷操違者。生非其世。出非其時也。



舜王天下。臯陶佐政。止人無擇。深隱不見。禹王天下。伯益輔治。伯成子高。委位而耕。非臯陶才愈無擇。伯益能出于高也。然而臯陶伯益進用。無擇子高退隱。進用行耦。退隱操遺也。商鞅三說秦孝公。前二說不聽。後一說用者。前二帝王之論。後一霸者之議也。夫持帝王之論說霸者之主。雖猶見距。更謂霸說雖羸。見愛何則。精遇孝公。所不得羸。遇孝公所欲行也。故說者不在善。在所說者善之才不待賢。在所事者賢之。馬園之說無方。而野人說之子貢之說有義。野人不聽。吹籟工為善聲。因越王不喜。更為野聲。越王大說。故為善於不欲得善之主。雖善不見愛。為不善於欲得不善之主。雖不善不見憎。此以曲伎合。合則遇。不合

百家類纂

卷之三十三

一

命上

則不遇。或無伎。妄以姦巧合。上志亦有以遇者。竊簪之臣。雞鳴之客。是竊簪之臣。親於子反。雞鳴之客。幸於孟嘗。子反好偷。臣孟嘗愛偽客也。夫以有補於人。君人君賴之。其遇固宜。或無補益。為上所好。籍孺鄧通是也。籍孺幸於孝惠。鄧通愛於孝文。無細簡之才。微薄之能。偶以形佳骨媚。皮媚色稱。夫好容人所好也。其遇固宜。或以醜面惡色。稱媚於上。嬖母無鹽是也。嬖母進於黃帝。無鹽納於齊王。故賢不肖可豫知。遇難先圖。何則。人主好惡。無常人臣所進。無豫偶合。為是適可為上進者。未必賢。退者未必愚。合幸得進。不幸失之。

世主好文。已為文。則遇。主好武。已則不遇。主好辯。有口則

遇主不好辯已。則不遇文主不好武主不好文辯主不好行。行主不好辯。文與言尚可。暴習行與能不可卒成。學不宿習無以明名。名不素著無以遇主。昔周人有仕數不遇。年老白首泣涕於塗者。人或問之。何為泣乎。對曰。吾仕數不遇。自傷年老失時。是以泣也。人曰。仕柰何不一遇也。對曰。吾年少之時。學為文。文德成就。始欲仕宦。人君好用老。用老主亡。後主又用武。吾更為武。武節始就。武主又亡。少主始立。好用少年。吾年又老。是以未嘗一遇。仕宦有時不可求也。夫希世准主尚不可為。况節高志妙。不為利動。性定質成。不為主顧者乎。春種穀生。秋刈穀收。求物得物。作事事成。不名為遇。不求自至。不作自成。是名為遇。猶拾遺於塗。撫棄於野。若美授地。生鬼助神。輔禽息之精。陰慶鮑叔之冤。默舉若是者。乃遇耳。今俗人既不能定遇。不遇之論。又就遇而譽之。因不遇而毀之。是據見效。索成事。不能量揆審。才能也。

累害篇

凡人仕宦有稽留不進行。節有毀傷不全。罪過有累積不除。聲名有闇昧不明。才非下。行非悖也。又知非昏策非昧也。逢遭外禍累害之也。脩身正行。不能來福。戰栗戒慎。不能避禍。禍福之至。幸不幸也。故曰。得非已。故謂之福。來不由我。故謂之禍。不由我者。謂之何由。由鄉里與朝廷也。夫鄉里有三累。朝廷有三害。累生於鄉里。害發於朝廷。古

今才洪行淑之人。遇此多矣。何謂三累。三害。凡人擲行不能慎擇。交友同心。恩篤異心。踈薄踈薄。怨恨毀傷。其行一累也。人才高下。不能鈞同。同時並進。高者得第。下者慙恚。毀傷其行。二累也。人之交遊。不能常歡。歡則相親。念則踈遠。踈遠。怨恨毀傷。其行三累也。位少人衆。仕者爭進。進者爭位。見將相毀增加。傳致將昧不明。然納其言一害也。漢霍光以大將軍把持國柄。後世因之。遂至將權重。而相權輕。以故州即收伯威。以將稱云。後倣此。將吏異好。清濁死操。清吏增有有之。白舉濁消之言。濁吏懷恚恨。徐求其過。因繼微之。謗被以罪。罰二害也。將或幸佐吏之身。納信其言。佐吏非清節。必拔及越次。迂失其意。毀之過度。清正之位。抗行伸志。遂為所憎。毀傷於將。三害也。夫未

百家類纂

卷之三十三

四

命

進也。身被三累。已用也。身蒙三害。雖孔丘墨翟。不能自免。顏回曾參。不能全身也。

論者既不知累害者。行賢潔也。以塗搏泥。以黑點繡。孰有知之。清受塵白。取垢青蠅。所污常在。練素處顛者。危勢豐者。虧頽墜之類。常在懸墮。

故循性行。以俟累害者。果賢潔之人也。極累害之謗。而賢潔之實見焉。立賢潔之跡。毀謗之塵。安得不生。絃者思折。伯牙之指。御者願摧。王良之手。何則。欲專良善之名。惡彼之勝已也。是故魏女色艷。鄭神鼻之朝。吳忠貞無忌。迷之戚施。彌女。蓬除多佞。是故濕堂不灑塵。甲屋不蔽風。風律之物。不得齋水。湍之岸。不得唯。如是牖里。陳蔡。可得知而

沉江蹈河也以軼才取容媚於俗求全功名於將不遭窮
析之禍取子骨之誅幸矣孟貴之尸人不刃者氣絕也死
灰百斛人不次者光滅也動身章智顯光氣於世奮志於
黨立卓異於俗固常遇人所讒嫉也以方心偶俗之累求
盜反擄蓋孔子所以憂心孟軻所以惆悵也德鴻者招謗
為士者多口以休熾之聲彌口舌之患求無危傾之害遠
矣臧倉之毀未嘗絕也公伯寮之讒未嘗滅也堙成丘山
汙為江河毫髮之善小人不得有也以玷污言之清受塵
而白取垢以毀謗言之貞良見妬高奇見毀以遇罪言之
忠言招患高行招耻以不純言之玉有瑕而珠有毀
公侯已下玉石雜糅賢士之行善惡相徇夫采王者破石
拔王選士者棄惡取善夫如是累害之人負世以行指擊
之者從何往哉

命祿篇

凡人遇偶及遭累害皆由命也有死生壽夭之命亦有貴
賤貧富之命自王公逮庶人聖賢及下愚凡有首目之類
含血之屬莫不有命命富貧賤雖富貴之猶涉禍患矣命
富貴雖貧賤之猶逢福善矣故命貴從賤地自達命賤
從富位自危故夫富貴若有神助貧賤若有鬼禍命貴之
人俱學獨達並仕獨遷命富之人俱求獨得並為獨成貧
賤反此故夫臨事知愚操行清濁性與才也仕宦貴賤治
產貧富命與時也命則不可勉時則不可力知者歸之於

天故坦蕩恬忽

有才不得施有智不得行或施而功不立或行而事不成雖才智如孔子猶無成之之功世俗見人節行高則曰賢哲如此何不貴見人謀慮深則曰辯慧如此何不富貴富有命福祿不在賢哲與辯慧故曰富不可以善筭得貴不可以才能成智慮深而無財才能高而無官懷銀綉紫未必稷契之才積金累玉未必陶朱之智或時下愚而千金頑魯而典城故官御同才其貴殊命治生鈞知其富異祿命有貧富知不能豐殺性命有貴賤才不能進退成王之才不如周公桓公之知不若管仲然成桓受尊命而周管稟卑秩也

百家類纂

卷之三十三

六

八

白圭子貢轉貨致富積累金玉人謂術善學明主父偃辱賤於齊排擯不用赴闕舉疏遂用於漢官至齊相趙人徐樂亦上書與偃章會上善其言徵拜為郎人謂偃之才樂之慧非也儒者明說一經習之京師明如國禪主深如趙子都初階甲乙之科遷轉至郎博士人謂經明才高所得非也而說若范雎之于秦明封為應侯蔡澤之說范雎拜為客卿人謂睢澤美善所致非也皆命祿貴富善至之時也孔子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魯平公欲見孟子嬖人臧倉毀孟子而止孟子曰天也孔子聖人孟子賢者誨人安道不失是非稱言命者有命審也淮南書曰仁鄙在時不在行利害在命不在智賈生曰天不可與期道不可與謀

遲速有命。愚識其時。高祖擊黥布為流矢所中。疾甚。呂后
迎良醫。醫曰可治。高祖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
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韓信與帝論兵。謂
高祖曰。陛下所謂天授。非智力所得。揚子雲曰。遇不遇。命
也。太史公曰。富貴不違貧賤。貧賤不違富貴。是謂從富貴
為貧賤。從貧賤為富貴也。夫富貴不欲為貧賤。貧賤自至。
貧賤不求為富貴。富貴自得也。春夏囚死。秋冬王相。非能
為之也。日朝出而暮入。非求之也。天道自然。代王自代。入
為文帝。周亞夫以庶子為條侯。此時代王非太子。亞夫非
適嗣。逢時遇會。卓然卒至。命貧以力勤致富。富至而死。命
賤以才能取貴。貴至而免。才力而致富貴。命祿不能奉持。

百家類纂

卷之三十三

七

命

猶器之盈量。手之持重也。器受一升。以一升則平。受之如
過一升。則滿溢也。手舉一鈞。以一鈞則平。舉之過一鈞。則
躓什矣。前世明是非。歸之於命也。命審然也。信命者。則可
幽居俟時。不須勞精苦。形求索之也。猶珠玉之在山澤。天
命難知。人不耐審。雖有厚命。猶不自信。故必求之也。如自
知。雖逃富避貴。終不得離。故曰。力勝貧。慎勝禍。勉力勤事。
以致富。砥才明操。以取貴。廢時失務。欲望富貴。不可得也。
雖云有命。當須索之。如信命不求。謂當自至。可不假而自
得。不作而自成。不行而自至。夫命富之人。筋力自彊。命貴
之人。才智自高。若千里之馬。頭目蹠足。自相副也。有求而
不得者矣。未有不求而得者。精學不求貴。貴自至矣。

力作不求富富自到矣富貴之福不可求致貧賤之禍不可苟除也

氣壽篇

凡人稟命有二品一曰所當觸值之命二曰彊弱壽天之命所當觸值謂兵燒壓溺也彊弱壽夭謂稟氣渥薄也兵燒壓溺遭以所稟為命未必有審期也若夫彊弱壽夭壽以百為數不至百者氣自不足也人之稟氣或充實而堅強或虛劣而軟弱充實堅強其年壽虛劣軟弱失棄其身天地生物物有不遂父母生子子有不就物有為實枯死而憺人有為兒天命而傷使實不枯亦至滿歲使兒不傷亦至百年然為實兒而死枯者稟氣薄則雖形體完其虛劣氣少不能充也兒生號嘵之聲鴻朗高暢者壽嘶喝溼下者何則稟壽天之命以氣多少為主性也婦人疏字者子活數乳者子死何則疏而氣溼子堅彊數而氣薄子軟弱也百歲之命是其正也不能滿百者雖非正猶為命也譬猶人形一丈正形也名男子為丈夫尊公嫗為丈人不滿丈者失其正也雖失其正猶乃為形也夫形不可以不滿丈之故謂之非形猶命不可以不滿百之故謂之非命也非天有長短之命而人各有稟受也

聖人稟和氣故年命得正數氣和為治平故太平之世多長壽人百歲之壽蓋人年之正數也猶物至秋而死物命之正期也物先秋後秋則亦如人死或增百歲或減百也

先秋後秋為期。增百減百為數。物或出地而死。猶人始生而夭也。物或踰秋不死。亦如人年多度百。至於三百也。傳稱老子二百餘歲。邵公百八十。高宗享國百年。周穆王享國百年。并未享國之時。皆出百三十四十歲矣。

幸偶篇

凡人操行有賢有愚。及遭禍福。有幸有不幸。舉事有是有非。及觸賞罰。有偶有不偶。並時遭兵隱者。不中。同日被霜。敵者不傷。中傷。未必惡。隱蔽。未必善。隱蔽。幸。中傷。不幸。俱欲納忠。或賞或罰。並欲有益。或信或疑。賞而信者。未必真。罰而疑者。未必偽。賞信者。偶。罰疑者。不偶也。孔子門徒七十有餘。顏回蚤夭。孔子曰。不幸短命死矣。短命稱不幸。則知長命者幸也。短命者不幸也。服聖賢之道。講仁義之業。宜蒙福祐。伯牛有疾。亦復顏回之類。俱不幸也。

蜘蛛結網。蜚蟲過之。或脫或獲。獵者張羅。百獸群擾。或得或失。漁者罾江湖之魚。或存或亡。或姦盜大辟而不知。或罰贖小罪而發覺。災氣加人。亦此類也。不幸遭觸而死。幸者免脫而生。不幸者不徼幸也。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則夫順道而觸者。為不幸矣。立巖牆之下。為壞所壓。蹈圯岸之上。為崩所墜。輕遇無端。故為不幸。魯城門久朽。欲頽。孔子過之。趨而疾行。左右曰。久矣。孔子曰。惡其久也。孔子戒慎已甚。如過遭墜。可謂不幸也。故孔子曰。君子有不幸而無有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又曰。君子處易以

俸命小人行險以徼幸。倖幸之徒。閤籍孺之輩。無德薄力以色稱媚。不宜愛而受寵。不當親而得附。非道理之宜。故太史公為之作傳。邪人反道而受恩寵。與此同科。故合其名謂之倖幸。無德受恩。無過過禍。同一實也。俱稟元氣。或獨為人。或為禽獸。並為人。或貴或賤。或貧或富。富或累金。貧或乞食。貴至封侯。賤至奴僕。非天稟施有左右也。人物受性有厚薄也。俱行道德。禍福不均。並為仁義利害不同。晉文修文德。徐偃行仁義。文公以賞賜。偃王以破滅。魯人為父報仇。安行不走。追者捨之。牛缺為盜所奪。和意不恐。盜還殺之。文德與仁義同。不走與不恐等。然文公魯人得福。偃王牛缺得禍者。文公魯人幸。而偃王牛缺不幸也。韓

昭侯醉卧而寒。典冠加之。以衣覺而問之。知典冠愛已也。以越職之故。加之。以罪。衛之駮乘者。見御者之過。從後呼車。有救危之義。不被其罪。夫駮乘之呼車。典冠之加衣。同一意也。知衣恐主之寒。呼車恐君之危。仁惠之情。俱發於心。然而於韓有罪。於衛為忠。駮乘偶。典冠不偶也。非唯人行物亦有之。長數仞之竹。大連抱之。木工技之人。裁而用之。或成器而見舉持。或遺材而遭廢棄。非工技之人有愛憎也。刀斧如有偶然也。蒸穀為飯。釀飯為酒。酒之成也。甘苦異味。飯之孰也。剛柔殊和。非庖廚酒人有意異也。手指之調。有偶適也。調飯也。殊。而居。甘酒也。異。而處。蟲墮。一。酒。不飲。鼠。一。不食。夫百草之類。皆有補

益遺醫人采掇成爲良藥。或謂柑澤爲火所燬等之。金也。或爲劔戟。或爲鋒鈔。同之木也。或梁於宮。或柱於橋。俱之火也。或燦脂燭。或燔枯草。均之土也。或基殿堂。或塗軒戶。皆之水也。或漑鼎釜。或潔腐臭。物善惡同。遭爲人用。其不幸偶。猶可傷痛。况含精氣之徒乎。虞舜聖人也。在世宜蒙全安之福。父頑母嚚。弟象敖狂。無過見憎。不惡而得罪。不幸甚矣。孔子舜之次也。生無尺土。周流應聘。削迹絕糧。俱以聖才。並不幸偶。舜尚遭克受禪。孔子已死於闕里。以聖人之才。猶不幸偶。庸人之中。被不幸偶。禍必衆多矣。

命義篇

傳曰說命有三。一曰正命。二曰隨命。三曰遭命。正命謂本

百家類纂

卷之三

十一

命上

稟之自得吉也。性然骨善。故不假操行以求福。而吉自至。故曰正命。隨命者。戮力操行。而吉福至。縱情施欲。而凶禍到。故曰隨命。遭命者。行善得惡。非所冀望。逢遭於外。而得凶禍。故曰遭命。凡人受命。在父母施氣之時。已得吉凶矣。夫性與命異。或性善而命凶。或性惡而命吉。操行善惡者。性也。禍福吉凶者。命也。或行善而得禍。是性善而命凶。或行惡而得福。是性惡而命吉也。性自有善惡。命自有吉凶。行惡者。禍隨而至。而盜跖莊蹻。橫行天下。聚黨數千。攻奪人物。斷斬人身。無道甚矣。宜遇其禍。乃以壽終。夫如是。隨命之說。安所驗乎。遭命者。行善於內。遭凶於外也。若顏淵。伯牛之徒。如何遭凶。顏淵伯牛。行善者也。當得隨命。福祐

隨至何故遭凶。顏淵困於學。以才自矜。伯牛空居而遭惡疾。及屈平伍員之徒。盡忠輔上。竭王臣之節。而楚放其身。吳烹其尸。行善當得隨命之福。乃觸遭命之禍。何哉。言隨命則無遭命。言遭命則無隨命。儒者三命之說。竟何所定。且命在初生骨表著見。今言隨操行而至。此命在末。不在本也。則富貴貧賤。皆在初稟之時。不在長大之後。隨操行而至也。正命者至百而死。隨命者五十而死。遭命者初稟氣時遭凶惡也。謂姪娠之時。遭得惡也。或遭雷雨之變。長大夭死。此謂三命。亦有三性。有正有隨有遭。正者稟五常之性也。隨者隨父母之性。遭者遭得惡物象之故也。故姪婦食兔。子生缺唇。月令曰。是月也。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者。生子不備。必有大凶。瘖聾跛盲。氣遭胎傷。故受性狂悖。羊舌似我。初生之時。聲似豺狼。長大性惡。被禍而死。在母身時。遭受此性。丹朱商均之類是也。性命在本。故禮有胎教之法。子在身時。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非正色目不視。非正聲耳不聽。及長。置以賢師良傅。教君臣父子之道。賢不肖在此時矣。受氣時母不謹慎。心妄慮邪。則子長大狂悖不善。形體醜惡。素女對黃帝陳五女之法。非徒傷父母之身。乃又賊男女之性。人有命有祿。有遭遇。有幸偶。命者貧富貴賤也。祿者盛衰興廢也。以命當富貴。遭當盛之祿。常安不危。以命當貧賤。遇當衰之祿。則禍殃乃至。常苦不祥。遭者。遭逢非常之變。若成湯囚夏臺。文王厄羑里矣。

以聖明之德而有囚厄之變。可謂遭矣。變雖甚。大命善。禍盛。變不為害。故稱遭逢之禍。晏子所遭。可謂大矣。直兵指脅。白刃加頸。蹈死亡之地。當劔戟之鋒。執死得生。還命善。祿盛。遭逢之禍。不能害也。歷陽之都。長平之坑。其中必有命善。祿盛之人。一宿同填。而死。遭逢之禍。大命善。祿盛。不能卻也。譬猶水火相更也。水盛勝火。火盛勝水。遇其主而用也。雖有善命盛祿。不遇知己之主。不得效驗。幸者謂所遭觸得善惡也。獲罪得脫。幸也。無罪見拘。不幸也。執拘未久。家令得出。命善。祿盛。天災之禍。不能傷也。偶也。謂事君也。以道事君。君善其言。遂用其身。偶也。行與主乖。退而遠。不偶也。退遠未久。上官錄召。命善。祿盛。不偶之害。不能留也。故人之在世。有吉凶之性命。有盛衰之禍福。

百家類纂

卷二十三

十三

命上

無形篇

人稟元氣於天。各受壽夭之命。以立長短之形。猶陶者用土為簋廉。冶者用銅為杵杵矣。器形已成。不可小大。人體已定。不可臧增。用氣為性。性成。命定。體氣與形骸相抱。生死與期節相須。形不可變化。命不可臧加。以陶冶言之。人命短長。可得論也。禮曰。水潦降。不獻魚鼈。何則。雨水暴下。蟲蛇變化。化為魚鼈。離本真。暫變之。蟲臣子謹慎。故不敢獻。人願身之變。冀若蟲蛇之化乎。夫蟲蛇未化者。不若不化者。蟲蛇未化。人不食也。化為魚鼈。人則食之。食則壽。命乃短。非所冀也。歲月推移。氣變物類。蝦蟇為鶉。雀為蜃。蛤

人願身之變冀若鵝與蜃蛤魚鼈之類也人設捕蛇蛇得者食之雖身之不化壽命不得長非所冀也魯公牛哀寢疾七日變而成虎鯨魚羽山化為黃能能音奴來反願身變者

冀牛哀之為虎鯨之為能乎則夫虎能之壽不能過人天地之性人最為貴變人之形更為禽獸非所冀也天地不

變日月不易星辰不沒正也人受正氣故體不變時或男

化為女女化為男由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也應政為變為

政變非常性也漢興老父授張良書已化為石是以石之

精為漢興之瑞也猶河精為人持璧與秦使者秦亡之徵

也蠶食桑老績而為繭繭又化而為娥娥有兩翼變去蠶

形蟻化為復育復育轉而為蟬蟬生兩翼不類蟻螬凡

諸命蠕蜚之類多變其形易其體至人獨不變者稟得正

也生為嬰兒長為丈夫老為父翁從生至死未嘗變更者

天性然也傳稱高宗有桑穀之異悔過反政享福百年是

虛也傳言宋景公出三善言熒惑卻三舍延年二十一載

是又虛也又言秦繆公有明德上帝賜之十九年是又虛

也稱赤松王喬好道為仙度世不死是又虛也假令人生

立形謂之甲終老至死常守甲形如好道為仙未有使甲

變為乙者也夫形不可變更年不可減增何則形氣性天

也形為春氣為夏人以氣為壽形隨氣而動氣性不均則

於體不同牛壽半馬馬壽半人然則牛馬之形與人異矣

稟牛馬之形當自得牛馬之壽牛馬之不變為人則年壽

百家類纂 卷之三十三 十四

亦短於人世稱高宗之徒不言其身形變異而徒言其增
延年壽故有信矣形之血氣也猶囊之貯粟米也一石囊
之高大亦適一石如損益粟米囊亦增減人以氣為壽氣
猶粟米形猶囊也增減其壽亦當增減其身形安得如故
如以人形與囊異氣與粟米殊更以苞瓜喻之苞瓜之汁
猶人之血也其肌猶肉也試令人損益苞瓜之汁令其形
如故耐耐能同後倣此為之乎人不耐損益苞瓜之汁天安耐增
減人之年人年不可增減高宗之徒誰益之者而云增加
如言高宗之徒形體變易其年亦增乃可信也今言年增
不言其體變未可信也五行之物可變改者唯土也埏以
為馬變以為人是謂未入陶竈更火者如使成器入竈
更火牢堅不可復變今人以為天地所陶冶矣形已成定
何可復更也圖仙人之形體生毛臂變為翼行於雲則年
增矣千歲不死此虛圖也世有虛語亦有虛圖倣使之然
蟬娥之類非真正人也海外三十五國有毛民羽民羽則
翼矣毛羽之民土形所出非言為道身生毛羽也禹益見
西王母不言有毛羽不死之民亦在外國不言有毛羽毛
羽之民不言不死不死之民不言毛羽毛羽未可以效不
死仙人之有翼安足以驗長壽乎

率性篇

論人之性定有善有惡其善者固自善矣其惡者固可教

若率勉使之為善善漸於惡惡化於善成為性行召公戒

成王曰今王初服厥命於戲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子謂十五子初生意於善終以善初生意於惡終以惡傳言譬猶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丹則赤十五之子其猶絲也其有所漸化為善惡猶藍丹之染練絲使之為青赤也青赤一成真色無異是故楊子哭岐道墨子哭練絲也蓋傷離本不可復變也人之性善可變為惡惡可變為善猶此類也蓬生麻間不扶自直白紗入緇不練自黑彼蓬之性不直紗之質不黑麻扶緇染使之直黑夫人之性猶蓬紗也在所漸染而善惡變矣王良造父稱為善御不能使不良為良也如徒能御良其不良者不能馴服此則馴工庸師服馴技能何奇而世稱之故曰王良登車馬不罷駕堯

舜為政民無狂愚傳曰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聖王之民如彼惡主之民如此竟在化不在性也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而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而鄙夫寬徒聞風名猶或變節况親接形面相敦告乎孔門弟子七十之徒皆任卿相之用被服聖教文才雕琢知能十倍教訓之功而漸漬之力也未入孔子之門時閭巷常庸無奇其尤甚不率者唯子路也世稱子路無怙之庸人未入孔門時戴雞佩豚勇猛無禮聞誦讀之聲搖雞奮豚揚唇吻之音聒賢聖之耳惡至甚矣孔子引而教之漸漬磨礪開導庸進猛氣消損驕節屈折卒能政事序在四科斯蓋變性

使惡為善之明效也夫肥沃境埔土地之本性也肥而沃者性美樹稼豐茂境而埔者性惡深耕細鋤厚加糞壤勉致人功以助地力其樹稼與肥沃者相似類也

性惡之人亦不稟天善性得聖人之教志行變化世稱利劍有千金之價棠谿魚腸之屬龍泉太阿之輩其本鋌山中之恒鐵也冶工鍛鍊成為銛利豈利劍之鍛與鍊乃異質哉工良師巧鍊數至也試取東下直一金之劍更熟鍛鍊足其火齊其銛猶千金之劍也夫鐵石天然尚為鍛鍊者變易故質况人含五常之性賢聖未之熟鍛鍊耳奚患性之不善哉古貴良醫者能知篤劇之病所從生起而以針藥治而已之如徒知病之名而坐觀之何以為奇夫人有不善則乃性命之疾也無其教治而欲令變更豈不難

百家類纂

卷之三十三

十一

會

哉

陽遂取火於天五月丙午日中之時消鍊五石鑄以為器磨礪生光仰以嚮日則火來至此真取火之道也今妄以刃劍之鉤月摩拭朗白仰以嚮日亦得火焉夫鉤月非陽遂也所以耐取火者摩拭之所致也今夫性惡之人使與性善者同類乎可率勉之令其為善使之異類乎亦可令與道人之所鑄玉隨侯之所作珠人之所摩刀劍鉤月焉教導以學漸漬以德亦將日有仁義之操黃帝與炎帝爭為天子教熊羆貔虎以戰于阪泉之野三戰得志炎帝敗

情能以天下幾解為者彼欲得三公而堯不聽怒其猛

獸欲以為亂比獸之角可以為城舉尾以為旌奮心盛氣
阻戰為彊夫禽獸與人殊形猶可命戰况人同類乎推此
以論百獸率舞潭魚出聽六馬仰秣不復疑矣異類以殊
為同同類以鈞為異所由不在於物在於人也凡含血氣
者教之所以異化也三苗之民或賢或不肖堯舜齊之恩
教加也楚越之人處莊嶽之間經歷歲月變為舒緩風俗
移也

是故王法不廢學校之官不除獄理之吏欲令凡眾見禮
義之教學校勉其前法禁防其後使丹朱之志亦將可勉
何以驗之三軍之士非能制也勇將率勉視死如歸且閔
廬嘗試其士於五湖之側皆加刃於辱血流至地句踐亦

試其士於寢宮之庭赴火死者不可勝數夫刃火非人性
之所貪也二主激率念不顧生是故軍之法輕刺血孟賁
勇也聞軍令懼是故叔孫通制定禮儀拔劍爭功之臣奉
禮拜伏初驕倨而後遜順教威德變易性也不患性惡患
其不服聖教自過而以生禍也豆麥之種與稻粱殊然食
能去饑小人君子稟性異類乎譬諸五穀皆為用實不異
而效殊者稟氣有厚泊故性有善惡也

是故酒之泊厚同一麴蘖人之善惡共一元氣氣有少多
故性有賢愚西門豹急佩韋以自緩董安于緩帶弦以自
促急之與緩俱失中和然而韋弦附身成為完具之人能
納韋茲之教補接不足則豹安于之名可得參也

命吉凶之主也自然之道適偶之數非有他氣旁物厭勝感動使之然也世謂子胥伏劍屈原自沉子蘭宰詬誣讒吳楚之君寃殺之也偶二子命當絕子蘭宰詬適為讒而懷王夫差適信姦也君適不明臣適為讒二子之命偶自不長二偶三合似若有之其實自然非他為也夏殷之朝適窮桀紂之惡適稔商周之數適起湯武之德適豐關龍逢殺箕子比干囚死當桀紂惡盛之時亦二子命訖之期也任伊尹之言納呂望之議湯武且興之會亦二臣當用之際也人臣命有吉凶賢不肖之主與之相逢文王時當昌呂望命當貴高宗治當平傳說德當遂非文王高宗為

百家類纂

不卷之三

十九

命

二臣生呂望傳說為兩君出也君明臣賢光曜相察上脩

下治度數相得

僮誑之語常驗鬪雞之變適生鸚鵡之占當應魯昭之惡適成非僮誑致鬪競鸚鵡招君惡也期數自至人行偶合也堯命當禪舜丹朱為無道虞統當傳夏商均行不軌非舜禹當得天下能使二子惡也美惡是非適相逢也火星與昴星出入昴星低時火星出昴星見時火星伏非火之性厭服昴也時偶不並度轉乖也正月建寅斗魁破申非寅建使申破也轉運之衡偶自應也

骨相篇

人曰命難知命甚易知知之何用用之骨體人命稟於天

則有表候於體察表候以知命猶察手解以知容
者骨法之謂也傳言黃帝龍顏顛頤戴千帝髻駢齒堯眉
八采舜目重瞳禹耳三漏湯臂再肘文王四乳武王望陽
周公背僂皐陶馬口孔子反羽斯十二聖者皆在帝王之
位或輔主憂世世所共聞儒所共說在經傳者較者可信
若夫短書俗記竹帛胤文非儒者所見衆多非一蒼頡四
目為黃帝史晉公子重耳此脇為諸侯霸蘇秦骨鼻為六
國相張儀此脇亦相秦魏項羽重瞳云虞舜之後與高祖
分王天下陳平貧而飲食不足貌體佼好而衆人怪之曰
平何食而肥及韓信為滕公所鑿免於鉄質亦以面狀有
異面狀肥佼亦一相也高祖隆準龍顏美鬚左股有七十

二黑子單父呂公善相見高祖狀貌奇之因此其女妻高
祖呂后是也卒生孝惠王魯元公主高祖為泗上亭長當
去歸之田與呂后及兩子居田有一老公過請飲因相呂
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也令相兩子見孝惠曰夫人所以貴
者乃此男也相魯元曰皆貴老公去高祖從外來呂后言
於高祖高祖追及老公止使自相老公曰鄉者夫人嬰兒
相皆似君君相貴不可言也後高祖得天下如老
此以况一室之人皆有富貴之相矣類同氣鈞性体法相
固自相似異氣殊類亦兩相遇富貴之男娶得富貴之妻
女亦得富貴之男夫二相不鈞而相遇則有立死若未相
適有豫亡之禍也王莽姑正君許嫁至期當行時夫輒死

如此者再廼獻之趙王趙王未取又薨清河南宮大有與
正君父稱君善者遇相君曰貴為天下母是時宣帝世元
帝為太子稱君乃因魏郡都尉納之太子太子幸之生子
君上宣帝崩太子立正君為皇后君上為太子元帝崩太
子立是為成帝正君為皇太后竟為天下母夫正君之相
當為天下母而前所許二家及趙王為無天下父之相故
未行而二夫死趙王薨是則二夫趙王無帝王大命而正
君不當與三家相遇之驗也丞相黃次公故為陽夏游徼
與善相者同車俱行見一婦人年十七八相者指之曰此
婦人當大富貴為封侯者夫人次公止車審視之相者曰
今此婦人不富貴十書不用也次公問之乃其旁里人巫

家子也即娶以為妻其後次公果大富貴位至丞相封為
列侯夫次公富貴婦人當配之故果相遇遂俱富貴使次
公命賤不得婦人為偶不宜為夫婦之時則有二夫趙王
之禍夫舉家皆富貴之命然後乃任富貴之事骨法形體
有不應者則必別離死亡不得久享介福故富貴之家役
使奴僮育養牛馬必有與衆不同者矣僮奴則有不死亡
之相牛馬則有數字孔之性田則有種孽速熟之穀商則
有居善疾售之貨是故知命之人見富貴於貧賤睹貧賤
於富貴案骨節之法察皮膚之理以審人之性命無不應
者趙簡子使姑布子卿相諸子莫吉至翟婢之于無恤而
以為貴無恤最賢又有貴相簡子後廢太子而立無恤卒

為諸侯襄子是矣相工相黜布當先刑而後王後竟被刑
乃封王衛責父鄭季與楊信公主家僮衛媪通生青在建
章宮時鉗徒相之曰貴至封侯青曰人奴之道得不答罵
足矣安敢望封侯其後青為軍吏戰數有功超封增官遂
為大將軍封為萬戶侯周亞夫未封侯之時許負相之曰
君後三歲而入將相持一有重字國秉貴重矣於人臣無兩其
後九歲而君餓死亞夫笑曰臣之兄已代侯矣有如父卒
子當代亞夫何說侯乎然既已貴如負言又何說餓死指
示我許負指其口有縱理入口曰此餓死法也居三歲其
兄絳侯勝有罪文帝擇絳侯子賢者推亞夫廼封條侯續
絳侯後文帝之後六年匈奴入邊乃以亞夫為將軍至景

帝之時亞夫為丞相後以疾免其子為亞夫買工官尚方
甲盾五百被可以為塋者取庸苦之不與錢庸知其盜買
官噐怨而上告其子景帝下吏責問因不食五日嘔血而
死當鄧通之幸文帝也貴在公卿之上賞賜億萬與上齊
體相工相之曰當貧賤餓死文帝崩景帝立通有盜鑄錢
之罪景帝考驗通亡寄死人家不名一錢韓太傅為諸生
時借相工五十錢與之俱入璧雍之中相璧雍弟子誰當
貴者相工指倪寬曰彼生當貴秩至三公韓生謝遣相工
通刺倪寬結膠漆之交盡筋力之敬徙舍從寬深自附納
之寬嘗甚病韓生養視如僕狀恩深踰於骨肉後名聞於

天下倪寬位至御史大夫州郡承旨召請擢用舉在本朝

遂至大傳夫鉗徒許負及相鄒通倪寬之工可謂知命之
工矣故知命之工察骨體之證睹富貴貧賤猶人見蠶而
之器知所設用也善器必用貴人惡器必施賤者尊卑不
在陪厠之側匏瓜不在堂殿之上明矣富貴之骨不遇貧
賤之苦貧賤之相不遭富貴之樂亦猶此也器之盛物有
斗石之量猶人壽有高下之差也器過其量物溢棄遺爵
過其差死亡不存論命者如此之於器以察骨體之法則
命在於身形定矣非徒富貴貧賤有骨體也而操行清濁
亦有法理貴賤貧富命也操行清濁性也非徒命有骨法
性亦有骨法惟知命有明相莫知性有骨法此見命之表
證不見性之符驗也范蠡去越自齊遺大夫種書曰飛鳥

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犬烹越王爲人長頸烏喙可與共患
難不可與共榮樂子何不去大夫種不能去稱病不朝賜
劍而死大梁人尉繚說秦始皇以并天下之計始皇從其
冊與之亢禮衣服飲食與之齊同繚曰秦王爲人隆準長
目顴臍聲少恩虎視狼心居約易以下人得志亦輕視
人我布衣也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秦王須得志天下
皆為虜矣不可與交游乃亡去故范蠡尉繚見性行之證
而以定處來事之實實有其效如其相法由此言之性命
繫於形體明矣以尺書所載世所共見往况古今不聞者
必衆多非一皆有其實稟氣於天立形於地察在地之形
以知在天之命莫不得其實也有傳孔子相澹臺子羽唐

舉占蔡澤不驗之文此失之不審何隱匿微妙之表也相
或在內或在外或在形體或在聲氣察外者遺其內在形
體者亡其聲氣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鄭東門
鄭人或問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頭似堯其項若臯陶肩類
子產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僂僂若喪家之狗子貢以
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未也如喪家狗然哉然哉夫
孔子之相鄭人失其實鄭人不明法術淺也孔子之笑子
羽唐舉惑於蔡澤猶鄭人相孔子不能具見形狀之實也
以貌取人失於子羽以言取人失於宰予也

初稟篇

命謂初所稟得而生也人生受性則受命矣性命俱稟同
時並得非先稟性後乃受命也

百家類纂

卷之三

十四

命

富家之翁貲累千金生有富骨治生積貨至於年老成為
富翁矣夫王者天下之翁也稟命定於身中猶鳥之別雄
雌於卵殼之中也卵殼孕而雌雄生日月至而骨節彊夫
王者天下之雄也其命當王王命定於懷妊猶富貴骨生
有鳥雄卵成也非唯人鳥也萬物皆然草木生於實核出
土為莖葉稍生莖葉成為長短巨細皆由實核王者長巨
之最也朱草之莖如鍼紫芝之栽如豆成為瑞矣王者稟
氣而生亦猶此也

本性篇

清性者人始之本也樂者有生也故原清性之極禮為之

陟樂為之節性有卑謙辭讓故節禮以通其性也
喜怒哀樂故作樂以通其敬禮所以制樂所作為者情也
性也孟子作性善之篇以為人性皆善及其不善物亂之
也謂人生於天地皆稟善性長大與物交接者放縱悖亂
不善曰以生矣若孟子之言人幼小之時無有不善也微
子曰我舊云孩子王子不出紂為孩子之時微子睹其不
善之性性惡不出衆庶長大為亂不變故云也羊舌食我
初生之時叔姬視之及堂聞其嘍聲而還曰其聲豺狼之
聲也野心無親非是莫滅羊舌氏遂不肯見及長一有和與字和
勝為亂食我與馬國人殺食我羊舌氏由是滅矣紂之惡
在孩子之時食我之亂見始生之聲孩子始生未與物接

誰令悖者丹朱生於唐宮商均生於虞室唐虞之時可比
屋而封所與接者必多善矣二帝之旁必多賢也然而丹
朱傲商均虐並失帝統歷世為戒性本自然善惡有質孟
子之言情性赤為實也然而性善之論亦有所緣或仁或
義性術乖也動作趨翔性識詭也面色或白或黑身形或
長或短至老極死不可變易天性然也一歲嬰兒無爭奪
之心長大之後或漸利色狂心悖行由此生也告子與孟
子同時其論性無善惡之分譬之湍水決之東則東決之
西則西無分於善惡可推移者謂中人不善不惡湏教
成者也故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
以語上也告子之以決水喻者徒謂中人不指極善極惡

也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夫中人之性在所習焉習善而為善習惡而為惡也至於極善極惡非復在習故孔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性有善不善聖化賢教不能復移易也孔子道德之祖諸子之中最卓者也而曰上智下愚不移故知告子之言未得實也夫告子之言亦有緣也詩曰彼姝之子何以與之其傳曰譬猶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朱則赤夫決水使之東西猶染絲令之青赤也丹朱商均已染於唐虞之化矣然而丹朱傲而商均虐者至惡之質不受藍朱變也

人性有善有惡猶人才有高有下也高不可下下不可高謂性無善惡是謂人才無高下也稟性受命同一實也命有貴賤性有善惡謂性無善惡是謂人命無貴賤也九州回土之性善惡不均故有黃赤黑之別上中下之差水潦不同故有清濁之流東西南北之趨人稟天地之性懷五常之氣或仁或義性術乖也動作趨翔或重或輕性識詭也面色或白或黑身形或長或短至老極死不可變易天性然也余固以孟軻言人性善者中人以上者也孫卿言人性惡者中人以下者也楊雄言人性善惡混者中人也若及經合道則可以為教盡性之理則未也

物勢篇

儒者論曰天地故生人此言妄也夫天地合氣人偶自生也猶夫婦合氣子則自生也夫婦合氣非當時欲得生子

情欲動而合合而生子矣且夫婦不故生子以知天地不故生人也然則人生於天地也猶魚之於淵蟻蠱之於人也因氣而生種類相產萬物生天地之間皆一實也

且一人之身含五行之氣故一人之行有五常之操五常五常之道也五藏在內五行氣俱如論者之言含血之蟲懷五行之氣輒相賊害一人之身習懷五藏自相賊也一人之操行義之心自相害也且五行之氣相賊害含血之蟲相勝服其驗何在曰寅木也其禽虎也戌土也其禽犬也丑未亦土也丑禽牛未禽羊也木勝土故犬與牛羊為虎所服也亥水也其禽豕也巳火也其禽蛇也子亦水也其禽鼠也午亦火也其禽馬也水勝火故豕食蛇火為水

所害故馬食鼠屎而腹脹曰審如論者之言含血之蟲亦有不相勝之效午馬也子鼠也酉雞也卯兔也水勝火鼠何不逐馬金勝木雞何不啄兔亥豕也未羊也丑牛也土勝水牛羊何不殺豕巳蛇也申猴也火勝金蛇何不食獼猴獼猴者畏鼠也嚙獼猴者犬也鼠水獼猴金也水不勝金獼猴何故畏鼠也戌土也申猴也土不勝金猴何故畏大東方木也其星倉龍也西方金也其星白虎也南方火也其星朱鳥也北方水也其星玄武也天有四星之精降生四獸之體含血之蟲以四獸為長四獸含五行之氣最較著紫龍虎交不相賊鳥龜會不相害以四獸驗之以十二辰之禽效之五行之蟲以氣性相刻則尤不相應凡萬

物相刻賊含血之蟲則相服至於相啖食者自以齒牙頓
利筋力優劣動作巧便氣勢勇桀若人之在世勢不與適
力不均等自相勝服以力相服則以刃相賊矣夫人以刃
相賊猶物以齒角爪牙相觸刺也力強角利勢烈牙長則
能勝氣微爪短膽小距頓則服畏也人有勇怯故戰有勝
負勝者未必受金氣負者未必得木精也孔子畏陽虎卻
行流汗陽虎未必色白孔子未必面青也鷹之擊鳩雀鷄
之啄鵠鴈未必鷹鷄生於南方而鳩雀鷄鴈產於西方也
自是筋力勇怯相勝服也一堂之上必有論者一鄉之中
必有訟者訟必有曲直論必有是非非而曲者為負是而
直者為勝亦或辯口利舌辭喻橫出為勝或詘弱綴踰躔
蹇不比者為負以舌論訟猶以劔戟鬪也利劔長戟手足
健疾者勝頓刀短矛手足緩留者負夫物之相勝或以筋
力或以氣勢或以巧便小有氣勢口足有便則能以小而
制大大無骨力角翼不勁則以大而服小鵲食蝟皮搏勞
食蛇蝟蛇不便也蚊蚋之力不如牛馬牛馬困於蚊蚋蚊
蚋乃有勢也鹿之角足以觸犬獼猴之手足以搏鼠然而
鹿制於犬獼猴服於鼠角爪不利也故十年之牛為牧豎
所驅長仞之象為越僮所鈎無便故也故夫得其便也則
以小能勝大無其便也則以彊服於羸也

奇怪篇

儒者稱聖人之生不因人氣更稟精於天禹母吞薏苡而

生再故夏姓曰妣高母吞燕卵而生高故殷姓曰子后稷
母履大人跡而生后稷故周姓曰姬詩曰不圻不副是生
后稷說者又曰禹高逆生闔母背而出后稷順生不圻不
副不感動母體故曰不圻不副逆生者子孫逆死順生者
子孫順亡故桀紂誅死赦王奪邑言之有頭足故人信其
說明事以驗證故人然其文讖書又言堯母慶都野出赤
龍感已遂生堯高祖本紀言劉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
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見蛟龍於上已而有身遂生
高祖其言神驗文又明著世儒學者莫謂不然如實論之
虛妄言也彼詩言不圻不副言其不感動母體可也言其
闔母背而出妄也夫蟬之生復育也闔背而出天之生聖
子與復育同道乎兔吮毫而懷子及其子生從口而出案
禹母吞薏苡高母嚙驚卵與兔吮毫同實也禹高之母生
宜皆從口不當闔背夫如是闔背之說竟虛妄也世間血
刃死者多未必其先祖初為人者生時逆也秦失天下閭
樂斬胡亥項羽誅子嬰秦之先祖伯翳豈逆生乎如是為
順逆之說以驗三家之祖誤矣且夫薏苡草也燕卵鳥也
大人跡土也三者皆形非氣也安能生人說聖者以為稟
天精微之氣故其為有殊絕之知今三家之生以草以鳥
以土可謂精微乎天地之性唯人為貴則物賤矣今貴人
之氣稟賤物之精安能精微乎

傳書或言顏淵與孔子俱上魯太山孔子東南望吳閭門
外有繫白馬引顏淵指以示之曰若見吳昌門乎顏淵曰
見之孔子曰門外何有曰有如繫練之狀孔子撫其目而
正之因與俱下下而顏淵髮白齒落遂以病死蓋以精神
不能若孔子彊力自極精華竭盡故早天死世俗聞之皆
以為然如實論之殆虛言也人目之視也物大者易察小
者難審使顏淵處昌門之外望太山之形終不能見况從
大山之上察白馬之色色不能見明矣非惟顏淵不能見
孔子亦不能見也何以驗之耳目之用均也目不能見百
里則耳亦不能聞也陸賈曰離婁之明不能察惟薄之內
師曠之聰不能聞百里之外昌門之與太山非直惟薄之
百家類纂 卷之三十三 三十一

內百里之外也秦武王與孟說舉鼎不任絕脉而死舉鼎
用力力由筋脉筋脉不堪絕傷而死道理宜也今顏淵用
日望遠望遠目睛不任宜眇髮白齒落非其致也髮白
齒落用精於學勤力不休氣力竭盡故至於死伯奇放流
首髮早白詩云惟憂用老伯奇用憂而顏淵用睛斲望倉
卒安能致此

傳書言舜葬於蒼梧象為之耕禹葬會稽鳥為之田蓋以
聖德所致天使鳥獸報祐之也世莫不然考實之殆虛言
也夫舜禹之德不能過堯堯葬於冀州或言葬於崇山冀
州鳥獸不耕而鳥獸獨為舜禹耕何天恩之偏駭也天欲
報舜禹宜使蒼梧會稽常祭祀之使鳥獸田耕不能使人

啓祭力舜禹之墓田施人民之家天之報祐聖人何其
也且無益哉由此言之鳥田象耕報祐舜禹非其實也實
者蒼梧多象之地會稽衆鳥所居禹貢曰彭蠡既豬陽鳥
攸居天地之情鳥獸之行也象自蹈土鳥自食草土曠草
盡若耕田狀壤靡泥易人隨種之世俗則謂為舜禹田海
陵糜田若象耕狀何嘗帝王葬海陵者邪

傳書言吳王夫差殺伍子胥煮之於鑊乃以鴟夷橐投之
於江子胥恚恨驅水為濤以溺殺人今時會稽丹徒大江
錢塘浙江皆立子胥之廟蓋欲慰其恨心止其猛濤也夫
言吳王殺子胥投之於江實也言其恚恨驅水為濤者虛
也屈原懷恨自投湘江湘江不為濤申徒狄蹈河而死河

水不為濤世人必曰屈原申徒狄不能勇猛力怒不如子
胥夫衛菹子路而漢烹彭越子胥勇猛不過子路彭越然
二士不能發怒於鼎鑊之中以烹湯菹汁瀋淡旁人子胥
亦自先入鑊乃入江在鑊中之時其神安居豈怯於鑊湯
勇於江水哉何其怒氣前後不相副也且夫水難驅而人
易從也生任筋力死為精菟子胥之生不能從生人營衛
其身自令身死筋力消絕精菟飛散安能為濤

桓公尊九九之人拔甯戚於車下責包茅不貢連兵攻楚
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千世一出之主也而云負婦人於背
虛矣說尚書者曰周公居攝帶天子之綬戴天子之冠負
展南面而朝諸侯戶牖之間曰展南面之坐位也負展南

高坐坐展在後也桓公朝諸侯之時或南面坐婦人立於後也世俗傳云則曰負婦人於背矣此則夔一足宋丁公鑿井得一人之語也唐虞時夔為人夫性知音樂調聲悲善當時人曰調樂如夔一足矣世俗傳言夔一足非其理也且一足之人何用行也夏后孔甲田于東莫山天雨晦冥入于民家主人方乳或曰后來之子必貴或曰不勝之子必賤孔甲曰為余子孰能貴賤之載以歸析椽斧斬其足卒為守門者孔甲之欲貴之子有餘力矣斷足無宜故為守者今夔一足無音趨步坐調音樂可也秩宗之官不宜一足猶守者斷足不可貴也孔甲不得貴之子伯夷不得讓於夔焉宋丁公者宋人也未鑿井時常有寄汲於人

百家類纂

卷之三十三

三十一

論

以工計之日去一人工作自鑿井後不復寄汲計之日得一人之作故曰宋丁公鑿井得一人俗傳言曰丁公鑿井得一人於井中夫人生於人非生於土也穿土鑿井無為得人推此以論負婦人之語猶此類也桓公思士作庭燎而夜坐以思致士反以白日負婦人見諸侯乎

變虛篇

傳書曰宋景公之時熒惑守心公懼召子常而問之曰熒惑在心何也子常曰熒惑天罰也心宋分野也禍當君雖然可移於相公曰相所使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常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將誰為也寧獨死耳子常曰可移於歲公曰民幾必死為人君而欲殺其民以自活也

其誰以我為君者乎是寡人命固盡也子毋復言子韋退
走北面再拜曰臣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君人之
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星必徙三舍君延命二十一年此
言虛也何則皇天遷怒使熒惑本景公身有惡而守心則
雖聽子韋言猶無益也使其不為景公則雖不聽子韋之
言亦無損也齊景公時有彗星使人禳之晏子曰無益也
祇取誣焉天道不聞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也且天之有
彗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益祝
史之為無能補也公說乃止齊君欲禳彗星之凶猶子韋
欲移熒惑之禍也宋君不聽猶晏子不肯從也則齊君為
子韋晏子為宋君也同變共禍一事二人天猶賢宋君使

百家類纂

卷之三十三

三十三

命上

熒惑徙三舍延二十一年獨不多晏子使彗消而增其壽
何天祐善偏駁不齊一人君有善行善行動於心善言
出於意同由共本一氣不異宋景公出三善言則其先三
善言之前必有善行也有善行必有善政政善則嘉瑞臻
福祥至熒惑之星無為守心也使景公有失誤之行以致
惡政惡政發則妖異見熒之守心猶桑穀之生朝高宗消
桑穀之變以政不以言景公卻熒惑之異亦宜以行景公
有惡行故熒惑守心不改政修行坐出三善言安能動天
天安肯應何以效之使景公出三惡言能使熒惑守心乎
夫三惡言不能使熒惑守心三善言安能使熒惑退徙三
舍以三善言獲二十一年如有惡善言得千歲之壽乎非

天祐善之意應誠為福之實也

齊景公問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晏子往見公
公曰寡人問太卜曰子道何能對曰能動地地固可動乎
晏子嘿然不對出見太卜曰昔吾見鉤星在房心之間地
其動乎太卜曰然晏子出太卜走見公臣非能動地地固
將自動夫子韋言星徙猶太卜言地動也地固且自動太
卜言已能動之星固將自徙子韋言君能徙之使晏子不
言鉤星在房心則太卜之姦對不覺宋無晏子之知臣故
子韋之一言遂為其是案子韋書錄序奏亦言子韋曰君
出三善言熒惑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徙舍不言三或時星
當自去子韋以為驗實動離舍世增言三既空增三舍之
數又虛生二十一年之壽也

感虛衛

傳書言魯襄公與韓戰戰酣日暮公援戈而麾之曰為之
反三舍此言虛也凡人能以精誠感動天專心一意委務
精神精通于天天為變動然尚未可謂然襄公志在戰為
日暮一麾安能令日反使聖人麾日日終不反襄公何人
而使日反乎鴻範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
冬有夏月之從星則有風雨夫星與日月同精日月不從
星星輒復變明日月行有常度不得從星之好惡也安得
從襄公之所欲星之在天也為日月舍猶地有郵亭為長

吏解也二十八舍有分度一舍十度或增或減言日反三

舍乃三十度也日行一度一麾之間及三十日時所在受也如謂舍為度三度亦三日行也一麾之間令日却三日也宋景公推誠出三善言熒惑徙三舍實論者猶謂之虛襄公爭鬪惡日之暮以此一戈麾無誠心善言日為之反殆非其意哉且日火也聖人麾火終不能卻襄公麾日安能使反或時戰時日正卯戰迷謂日之暮麾之轉左曲道日若卻世好神怪因謂之反不道所謂也

傳書言荆軻為燕太子謀刺秦王曰虹貫日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昂此言精感天天為變動也夫言白虹貫日太白蝕昂實也言荆軻之謀衛先生之畫感動皇天故白虹貫日太白蝕昂者虛也夫以筮撞鐘以筭擊鼓不能鳴者所用撞擊之者小也今人之形不過七尺以七尺形中精神欲有所為雖積銳意猶筮撞鐘筭擊鼓也安能動天精非不誠所用動者小也且所欲害者人也人不能動天反動乎

傳書言燕太子丹朝於秦不得去從秦王求歸秦王執留之與之誓曰使日再中天雨粟令烏白頭馬生角厨門木象生肉足乃得歸當此之時天地祐之曰為再中天雨粟烏白頭馬生角厨門木象生肉足秦王以為聖乃歸之此言虛也燕太子丹何人而能動天聖人之拘不能動天太子丹賢者也何能致此夫天能祐太子生諸瑞以免其身則能和秦王之意以解其難見拘一事而易生瑞五事而

難舍一事之易為五事之難何天之不憚勞也湯困夏臺
文王拘羑里孔子厄陳蔡三聖之困天不能祐使拘之者
睹祐知聖出而尊厚之

傳書言鄒衍無罪見拘於燕當夏五月仰天而歎天為隕
霜此與杞梁之妻哭而崩城無以異也言其無罪見拘當
夏仰天而歎實也言天為之雨霜虛也夫萬人舉口並解
吁嗟猶未能感天鄒衍一人寃而壹歎安能下霜鄒衍之
寃不過魯子伯竒曾子見疑而吟伯竒被逐而歌疑與拘
同吟歌與歎等曾子伯竒不能致寒鄒衍何人獨能雨霜
被逐之寃尚未足言申生伏劍子胥刎頸實孝而賜死誠
忠而被誅且臨死時皆有聲辭聲辭出口與仰天歎無異

天不為二子感動獨為鄒衍動豈天痛見拘不悲流血哉
夫哀與樂同喜與怒均衍與怨痛使天下霜使行蒙非望
之賞仰天而笑能以冬時使天熱乎變復之家曰人君秋
賞則溫夏罰則寒寒不累時則霜不降溫不兼日則冰不
釋一夫寃而一歎天輒下霜何氣之易變時之易轉也寒
溫自有時不合變復之家且從變復之說或時燕王好用
刑寒氣應至而衍囚拘而歎歎時霜適白下世見適歎而
霜下則謂鄒衍歎之致也

傳書言倉頡作書天雨粟鬼夜哭此言文章興而亂漸見
故其妖變致天雨粟鬼夜哭也夫言天雨粟鬼夜哭實也
言其應倉頡作書虛也夫河出圖山出書聖帝明王之瑞

應也圖書文章與倉頡所作字畫何以異天地為圖書命
頡作文字業與天地同指與鬼神合何非何惡而致雨粟
神哭之怪使天地鬼神惡人有書則其出圖書非也天不
惡人有書作書何非而致此怪或時倉頡適作書天適雨
粟鬼偶夜哭而雨粟鬼神哭自有所為世見應書而至則
謂作書生亂敗之象應事而動也

福虛篇

世論行善者福至為惡者禍來福禍之應皆天也人為之
天應之陽恩人君賞其行陰惠天地報其德無貴賤賢愚
莫謂不然徒見行事有其文傳又見善人時遇福故遂信
之謂之實然斯言或時賢聖欲勸人為善者必然之語以

百家類纂

卷之三十三

三七

命

明德報或福時適遇者以為然如實論之安得福祐乎

石生而堅蘭生而馨如謂叔敖之賢在壘蚩之時非生而
稟之也儒家之徒董無心墨家之役纏子相見講道纏子
稱墨家右鬼神是引秦穆公有明德上帝賜之九十年董
子難以堯舜不賜年桀紂不夭死堯舜桀紂猶為尚遠且
近難以秦穆公晉文公夫謚者行之迹也迹生時行為為
死謚穆者誤亂之名文者德惠之表有誤亂之行天賜之
年有德惠之操天奪其命乎案穆公之霸不過晉文晉文
之謚美於穆公天不加晉文以命獨賜穆公以年是天報
誤亂與穆公同也天下善人寡惡人衆善人順道惡人違
天然夫惡人之命不短善人之年不長天不命善人常享

一百載之壽惡人為殤子惡死何哉

禍虛篇

凡人窮達禍福之至大之則命小之則時太公窮賤遭周文而得封寧戚隱阨逢齊桓而見官非窮賤隱阨有非而得封見官有是也窮達有時遭遇有命也太公寧戚賢者也尚可謂有非聖人純道者也虞舜為父弟所害幾死再三有遇唐堯禪舜立為帝嘗見害未有非立為帝未有是前時未到後則命時至也案古人君臣困窮後得達通未必初有惡天禍其前卒有善神祐其後也一身之行一行之操結髮終死前後無異然一成一敗一進一退一窮一通一全一壞遭遇適然命時當也

百家類纂

卷之五十三

三八

命一

龍虛篇

短書言龍無尺木無以升天又曰升天又言尺木謂龍從木中升天也彼短書之家世俗之人也見雷電發時龍隨而起當雷電樹木擊之時曉適與雷電俱在樹木之側雷電去龍隨而上故謂從樹木之中升天也實者雷龍同類感氣相致故易曰雲從龍風從虎又言虎嘯谷風至龍興景雲起龍與雲相招虎與風相致故董仲舒雩祭之法設土龍以為感也夫盛夏太陽用事雲兩于之太陽火也雲兩水也火激薄則鳴而為雷龍聞雷聲則起起而雲至雲至而龍乘之雲兩感龍龍亦起雲而升天天極雷高雲消復降人見其乘雲則謂升天見天為雷電則謂天取龍世

儒讀易文見傳言皆知龍者雲之類拘俗人之議不能通其說又見短書為證改遂謂天取龍天不取龍龍不天升

物在世間各有所乘水虵乘霧龍乘雲鳥乘風見龍乘雲故謂之神失龍之實誣龍之能也然則龍之所以為神者以能屈伸其體存亡其形屈伸其體存亡其形未足以為神也豫讓吞炭漆身為厲人不識其形子貢滅鬚為婦人不知其狀龍變體自匿人亦不能覺變化藏匿者巧也物性亦有自然狴狴知往乾鵠知來鸚鵡能言孔子曰游者可為網飛者可為矰至於龍也吾不知其乘風雲上升今日見老子其猶龍乎夫龍乘雲而上雲消而下物類可察上下可知而云孔子不知以孔子之聖尚不知龍况俗人智淺好奇之性無實可之心謂之龍神而升天不足怪也

百家類纂

卷之三十三

三五

命

雷虛篇

禮曰刻尊為雷之形一出一入一屈一伸為相校軫則鳴校軫之狀鬱律嘜壘之類也此象類之矣氣相校軾分裂則隆隆之聲校軾之音也魄然若裝裂者氣射之聲也氣射中人人則死矣實說雷者太陽之激氣也何以明之正月陽動故正月始雷五月陽盛故五月雷迅秋冬陽衰故秋冬雷潛盛夏之時太陽用事陰氣乘之陰陽分事則相校軾校軾則激射激射為毒中人輒死中木木折中屋屋壞人在木下屋間偶中而死矣何以驗之試以一斗水灌

冶鑄之火氣激裂若雷之音矣或迎之必灼人體天地
為鑪大矣陽氣為火猛矣雲雨為水多矣分爭激射安得
不汛中傷人身安得不死當治工之消鐵也以土為形燥
則鐵下不則躍溢而射射中人身則皮膚灼剝陽氣之熱
非直消鐵之烈也陰氣激之非直土泥之濕也陽氣中人
非直灼剝之痛也夫雷火也氣剝人人不得無迹如炙處
狀似文字人見之謂天記書其過以示百姓是復虛妄也

道虛篇

世稱堯若腊舜若脍心愁憂苦形體羸癯使黃帝致太平
乎則其形體宜如堯舜堯舜不得道黃帝升天非其實也
使黃帝廢事修道則心意調和形體肥勁是與堯舜異也

百家類纂

卷三十三

四十

異則功不同矣功不同天下未太平而升封又非實也五
帝三王皆有聖德之優者黃帝不在上焉如聖人皆仙仙
者非獨黃帝如聖人不仙黃帝何為獨仙世見黃帝好方
術方術仙者之業則謂帝仙矣又見閩湖之名則言黃帝
採首山銅鑄鼎而龍垂胡髯迎黃帝矣是與說會稽之山
無以異也夫山名曰會稽即云夏禹巡狩會稽於此山上
故曰會稽夫禹至會稽治水不巡狩猶黃帝好方伎不升
天也無會稽之事猶無鑄鼎龍垂胡髯之實也里名勝母
可謂實有子勝其母乎邑名朝歌可謂民朝起者歌乎

儒書言淮南王學道招會天下有道之人傾一國之尊下
道術之士是以道術之士並會淮南竒方異術莫不爭出

王遂待道舉家升天畜產皆仙犬吠於天上雞鳴於雲中
此言仙藥有餘犬雞食之并隨王而升天也好道奉仙之
人皆謂之然此虛言也夫人物也雖貴為王侯性不異於
物、無不死人安能仙且以人髯髮物色少老驗之物生
也色青其熟也色黃人之少也髮黑其老也髮白黃為物
孰驗白為人老效物黃人雖灌溉壅養終不能青髮白雖
吞藥養性終不能黑、青不可復還老衰安可復卻黃之
與白猶肉腥炙之焦色鮮煮之熟也焦不可復令腥孰不
可復令鮮、腥猶少壯焦孰猶衰老也天養物能使物暢
至秋不得死之至春吞藥養性能令人無病不能壽之為
仙案淮南王劉安孝武帝之時也父長以罪遷蜀嚴道
百家類纂 卷三十一 四

至雍道死安嗣為王恨父徙死懷反逆之心招會術人欲
為大事伍被之屬充滿殿堂作道術之書發怪竒之文合
景亂首八公之傳欲示神竒若得道之狀道終不成效驗
不立乃與伍被謀為反事、覺自殺或言誅死誅死自殺
同一實也世見其書深冥竒怪又覩八公之傳似若有效
則傳稱淮南王仙而升天失其實也

淮南王劉安坐反而死天下並聞當時並見儒書尚有言
其得道仙去雜大升天者况盧敖一人之身獨行絕跡之
地空造幽冥之語乎是與河東蒲坂項曼都之語無以異
也曼都好道學仙委家亡去三年而五家問其狀曼都曰
去時不能自知忽見若臥形有仙人數人將我上天離月

數里而止見月上下幽冥幽冥不知東西居月之旁其寒
悽愴口饑欲食仙人輒飲我以流霞一杯每飲一杯數月
不饑不知去幾何年月不知以何為過忽然若臥復下至
此河東號之曰斥仙實論者聞之乃知不然夫曼都能上
天矣何為不仙已三年矣何故復還夫人去民間升皇天
之上精氣形體有變於故者矣萬物變化無復還者復育
化為蟬羽翼既成不能復化為復育能升之物皆有羽翼
升而復降羽翼如故見曼都之身有羽翼乎言乃可信身
無羽翼言虛妄也虛則與盧敖同一實也或時聞曼都好
道默委家去周章遠方終無所得力勸望極默復歸家慙
愧無言則言上天其意欲言道可學得審有仙人已殆有

過故成而復斥升而復降

世或言東方朔亦道人也姓金氏字曼倩變姓易名游宦
漢朝外有仕宦之名內乃度世之人此又虛也夫朔與少
君並在武帝之時太史公所及見也少君有教道祠竈却
老之方又名齊桓公所鑄鼎知九十老人王父所游射之
驗然尚無得道之實而徒性壽遲死之人也况朔無少君
之方術效驗世人何見謂之得道案武帝之時道人文成
五利之輩入海求仙人索不死之藥有道術之驗故為上
所信朔無入海之使無奇怪之效也如使有奇不過少君
之類及文成五利之輩耳况謂之有道此或時偶復若少
君矣自匿所生之處當時在朝之人不知其故朔盛稱其

年長人見其面狀少性又恬淡不好仕宦善達占卜射覆為怪奇之戲世人則謂之得道之人矣

世或以老子之道為可以度世恬淡無欲養精愛氣夫人以精神為壽命精神不傷則壽命長而不死成事老子行之踰百度世為真人矣夫恬淡少欲孰與鳥獸鳥獸亦老而死鳥獸含情欲有與人相類者矣未足以言草木之生何情欲而春生秋死乎夫草木無欲壽不踰歲人多情欲壽至於百此無情欲者反天有情欲者壽也夫如是老子之術以恬淡無欲延壽度世者復虛也世或以辟穀不食為道術之人謂王子喬之輩以不食穀與恒人殊食故與恒人殊壽踰百度世遂為仙人此又虛也夫人之生也稟

百家類纂

卷之三十三

四十三

八

食飲之性故形上有口齒形下有孔竅口齒以唯食孔竅以注瀉順此性者為得天正道逆此性者為違所稟受失本氣於天何能得久壽使子喬生無齒口孔竅是稟性與人殊稟性與人殊尚未可謂壽况形體均同而以所行者異言其得度世非性之實也夫人之不食也猶身之不衣也衣以溫膚食以充腹膚溫腹飽精神明盛如餓而不飽寒而不溫則有凍餓之害矣凍餓之人安能久壽且人之生也以食為氣猶草木生以土為氣矣拔草木之根使之離上則枯而蚤死閉人之口使之不食則餓而不壽矣道家相誇曰真人食氣以氣而為食故傳曰食氣者壽而不死雖不穀飽亦以氣盈此又虛也太氣謂何氣也如謂

陰陽之氣陰陽之氣不能飽人人或嚙氣氣滿腹脹不能
饜飽如謂百藥之氣人或服藥食一合骨吞數十九藥力
烈盛胃中憤毒不能飽人食氣者必謂吹呼吸吐故納
新也昔有彭祖嘗行之矣不能久壽病而死矣

道家或以導氣養性度世而不死以為血脉在形體之中
不動搖屈伸則閉塞不通不通積聚則為病而死此又虛
也夫人之形猶草木之體也草木在高山之巔當疾風之
衝晝夜動搖者能復勝彼隱在山谷間鄣於疾風者乎案
草木之生動搖者傷而不暢人之導引動搖形體者何故
壽而不死夫血脉之藏於身也猶江河之流地江河之流
濁而不清血脉之動亦擾不安不安則猶人勤苦無聊也

百家類纂

卷之三十三

四十四

安能得久生乎道家或以服食藥物輕身益氣延年度世
此又虛也夫服食藥物輕身益氣頗有其驗若夫延年度
世世無其效百藥愈病病愈而氣復氣復而身輕矣凡人
稟性身本自輕氣本自長中於風濕百病傷之故身重氣
劣也服食良藥身氣復故非本氣少身重得藥而乃氣長
身更輕也稟受之時本自有之矣故夫服食藥物除百病
令身輕氣長復其本性安能延年至於度世有血脉之類
無有不生生無不死以其生故知其死也天地不生故不
死陰陽不生故不死死者生之效生者死之驗也夫有始
者必有終有終者必有始唯無終始者乃長生不死人之
生其猶水也水凝而為冰氣積而為人水極一冬而釋人

意百歲而死人可令不死冰可令不釋乎諸學仙術為不死之方其必不成猶不能使冰終不釋也

語增篇

傳語曰文王飲酒千鍾孔子百觚欲言聖人德盛能以德將酒也如一坐千鍾百觚此酒徒非聖人也案酒誥之篇朝夕曰祀茲酒此言文王戒慎酒也朝夕戒慎則民化之外出戒慎之教內飲酒盡千鍾導民率下何以致化承紂疾惡何以自別且千鍾之效百觚之驗何所用哉使文王執子因祭用酒乎則受福祚不能厭飽因饗射之用酒乎饗射飲酒自有禮法如私燕賞賜飲酒乎則賞賜飲酒宜與下齊賜尊者之前三觴而退過於三觴醉醕生亂文王

百家類纂

卷之三十三

四十五

孔子率禮之人也賞賚左右至於醉醕亂身自用酒千鍾百觚大之則為桀紂小之則為酒徒用何以立德成化表名垂譽乎世聞德將毋醉之言見聖人有多德之效則虛增文王以為千鍾空益孔子以百觚矣

傳語曰周公執贄下白屋之士謂候之也夫三公鼎足之臣上者之損榦也白屋之士閭巷之微賤者也三公傾鼎足之尊執贄候曰屋之士非其實也時或待士卑恭不驕白屋人則言其往候白屋或時起白屋之士以璧迎禮之人則言其執贄以候其家也



